太平御覽/02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職官部五十九 ◄

太平御覽
卷二百六十二．職官部六十

► 職官部六十一

良太守下

《北史》曰：西魏裴俠，除河北郡守。俠躬履儉素，愛人如子，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，吏人莫不懷之。此郡舊制，有漁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，俠曰：「以口腹役人，吾所不爲也。」乃悉罷之。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，俠亦不私，幷收庸直爲市官馬，歲時既積，馬遂成群。去職之日，一無所取，人歌之曰：「肥鮮不食，丁庸不取；裴公貞惠，爲世規矩。」

《北史》曰：宋世良爲清河太守，才識閑明，尤善政術，在郡未幾，聲問甚高。陽平郡移治劫盜三十餘人，世良訊其情狀，惟送十二人，餘皆放之。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，云：「輒放吾賊？」及推問，送者皆實，放皆非，明朗大服。郡東南有曲堤，成公一姓阻而居之，群盜多萃于此。人爲之語曰：「寧度東吳會稽，不曆成公曲堤。」良施八條，制盜奔他境，人又謠曰：「曲堤雖險賊何益，但有宋公自屏迹。」是冬醴泉出于界內。及代至，傾城祖道，有老人丁金剛者，泣而前謝曰：「老人年九十，記三十五政，府君非惟善政，清亦徹底；今失賢者，人何以濟！」莫不攀援涕泣。

《北齊書》曰：赫連子悅除林慮太守。文襄往晉陽，由郡境問不便，悅云：「臨水、武安去郡遙遠，山嶺重疊，車步艱難，若東屬魏郡，則地平路近。」文襄笑曰：「卿徒知便人，不覺損幹。」悅答曰：「所言者，人所疾苦，不敢以私潤負公心。」文襄善之，乃敕依事施行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。

《北齊書》曰：崔伯謙，字士遜，博陵安平人也。除濟北太守，恩信大行，又改鞭用熟皮爲之，示耻而已。

《北齊書》曰：蘇瓊，字珍之，長樂武强人也，除南清河太守。性清慎，不發私書。

《陳書》曰：孔奐，字休文，除晋陵太守。晋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，雖經寇擾，猶爲全實，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。奐清白自守，妻子幷不之官，惟以單船臨郡。所得秩俸，隨即分贍孤寡，郡中號曰「神君」。曲阿富人殷綺，見奐居處儉素，乃餉以衣氈一具。奐曰：「太守身居美祿，何爲不能辦此，但百姓未周，不容獨享溫飽。勞卿厚意，幸勿爲煩。」

《隋書》曰：于義遷安武太守，專崇德教，不尚威刑。有郡民張善安、王叔兒爭財相訟，義曰：「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，非其罪也。」于是取家財，倍與二人，諭而遣去。善安等各懷耻愧，移語他州。于是風教大洽。其以德化人，皆此類也。

又曰：于仲文遷安固太守。有任、杜兩家各失牛，後得一牛，兩家俱認，州郡久不能决。益州長史韓伯俊曰：「于安固少善聽察，可令决之。」仲文曰：「此易解耳。」于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，乃放所認者，遂向任氏群中。又陰使人微傷其牛，任氏嗟惋，杜家自若。仲文于是呵詰杜氏，杜氏服罪而去。

又曰：柳儉，煬帝特授朝散大夫，拜弘化太守，賜物一百段而遣之。儉清節愈厲。大業五年入朝，郡國畢集，帝謂納言蘇威、吏部尚書牛弘曰：「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？」威等以儉對。又問其次，威以涿郡丞郭絢、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。帝賜儉帛二百匹。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，以旌異焉。

又曰：車駕西巡還，謂武威太守樊子蓋曰：「人道公清，定如此不？」子蓋謝曰：「臣安敢言清，止是小心，不敢納賄耳。」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。

《唐書》曰：顔真卿爲平原太守。安祿山逆節頗著，真卿以霖雨爲托，修城浚濠，陰科丁壯，儲廩實；乃陽會多士，泛舟于池，飲酒賦詩。或讒于祿山，亦密偵之，以爲書生不足虞也。無幾，祿山果反，河朔盡陷，獨平原城守具備，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。玄宗初聞祿山之變，嘆曰：「河北二十四郡，豈無一忠臣乎！」得平原，大喜，顧左右

曰：「朕不識顏真卿形狀，何如所爲得如此！」

《五代史・晋史》曰：郭延魯清泰中遷復州守。延魯臨任，忽驚嘆曰：「先人曾爲沁牧，九年不移，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！」由是正俸之外，未嘗斂貸，庶事致理，一郡賴焉。及秩滿，百姓上章舉留，將離境，攀臥遮圍者不能去，朝廷聞而嘉之。

《華陽國志》曰：張翕，字子陽，巴郡人。爲陰平郡守，布衣蔬食，儉以化民。自乘二馬之官，久之，一馬死一馬病。翕曰：「吾將步行矣。」夷、漢甚安其惠愛，在官十九年卒，百姓號慕，送葬者以千數。天子嗟嘆，賜錢十萬爲立祠堂。後太守數煩擾，夷人叛亂。翕子端方察孝廉，天子起家拜越　太守，迎者如　。

又《華陽國志》曰：孝順帝永建中，太山吳資爲巴郡太守，民歌之曰：「習習晨風動，澍雨潤乎苗。郡後恤時務，我民以優饒。」及資遷去，民人思資，又歌曰：「望遠忽不見，惆悵當徘徊。恩澤實難忘，悠悠心永懷。」

《益部耆舊傳》曰：張霸，字伯饒。爲會稽太守。舉賢士勸教講授，一郡慕化，但聞誦聲；又野無遺寇，民語曰：「城上烏鳴哺父母，府中諸吏皆孝子。」

鍾ヴ《良吏傳》曰：王堂，字敬伯，廣漢鄲人也。爲汝南太守。屬城多暗弱，堂簡選四部督郵，奏免四十餘人。以陳蕃爲功曹，應嗣爲主簿，教曰：「簡核衆職，委功曹拾遺補缺，仰恃明俊，古人有言：勞于求賢，逸于得士。太守不敢妄有符教。」

《崔氏家傳》曰：崔實除五原太守。郡處邊陲，不知耕桑之業，民多饑寒之患。于是乃勸人農種，教其織　，以賑貧窮，民用獲濟，號曰「神惠」焉。

《桓階別傳》曰：上已平荊州，引爲主簿，每有深謀疑事，嘗與君籌之，或日昃忘食，或夜坐徹旦。擢爲趙郡太守，會郡僚送之，上曰：「北邊未清，以卿威能震敵，德懷遠人，故用相煩，是亦寇恂河內之舉。」階在郡，時俸盡，食醬　孚，上聞之，數戲之曰：「卿家醬頗得成不耶？」詔曰：「昔子文清儉，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；宣子守約，簞食魚飧而有加梁之賜。豈況光光大魏，富有四海。棟宇大臣而有蔬食，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，其賜射鹿師二人，幷給媒。」〈齊入謂曲孽爲媒。〉

《江祚別傳》曰：祚爲安南太守，民思其德，生子多以「江」名子。

《孟宗別傳》曰：宗爲豫章太守，人思其惠，路有行歌，故時人之生子以「孟」爲名。

《召氏家傳》曰：邵訓，字伯春，爲陳留太守。以君性多弘恕，追詔勉厲之曰：「陳留太守，講授省中，六年于茲，經術明篤，有匡生解頤之風，賜錢三十萬及刀劍衣服、居家之具。」

《宣城記》曰：涇縣洪短，吳時爲廬江太守。以清稱。征還。船輕，皆載土。時歲暮，逐除者就乞，所獲甚少，洪乃語之，逐除人見土而去。

《秦子》曰：孔文舉爲北海相，有遭父喪，哭泣墓側、色無憔悴，文舉殺之。有母病差，思食新麥，家無，乃盜鄰人熟麥而進之，文舉聞，特賞之。盜而不罪者，以爲勤養于母也；哭而見殺者，以爲哀而不實也。

《世說》曰：周顗罷臨川郡，還都未及上，泊青溪渚，王丞相往看之。時是夏月，暴雨卒至，舫既狹小而又漏，殆無復可坐處。王曰：「胡威之清，何以遇此？」即啓用焉。

吳興太守《論衡》曰：淮陽鑄爲僞錢，吏不能禁。汲黯爲太守，不壞一墟，不刑一人，高枕安臥，淮陽政清。

《風俗通》曰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郡太守。開成都兩江，溉田萬頃。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爲婦。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，徑至神祠，勸神酒，杯但淡淡。冰厲聲責之，因忽不見。良久，有兩蒼牛鬥于岸旁。有間，冰還，流汗，謂官屬曰：「吾鬥大，極不勝，當相助，南向腰中正白者，我綬也。」主簿刺殺北面者，江神遂死。蜀人慕其氣決抗壯健者，因名子曰冰兒。

酷太守

《漢書》曰：王溫舒爲廣平都尉，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，使督盜賊。道不拾遺，遷河內太守。素居廣平時，皆知河內豪奸之家。以九月至郡，令具私馬五十匹，驛自河內至長安，部吏如廣平時方略，捕郡中豪猾，相連坐千餘家。上書請，大者至族，小者乃死，家盡沒入償贓。奏行不過二日，得可，事論報，至流血十餘里。河內皆怪其奏，以爲神速。盡十二月，郡無犬吠之盜。其頗不得，失之旁郡，追求，會春，溫舒頓足嘆

曰：「嗟乎，令冬月益展一月，足吾事矣。」

又曰：嚴延年，字次卿，東海人。爲涿郡太守。大姓西高氏、東高氏，自郡吏已下皆畏避之，莫敢與語，咸曰：「寧負二千石，無負豪大家。」賓客放爲盜賊，發，輒入高氏，吏不敢追。延年至，遣掾蠡吾趙綉案高氏得其死罪。綉見延年，爲兩劾，欲先白其輕者，觀延年意。延年已先知之。趙掾至，白其輕者，延年索懷中，得重劾，即收送獄。夜入晨殺，吏分拷兩高，窮竟其奸，誅殺各數人。郡中震恐，道不拾遺。三歲，遷河內太守。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樊曄爲天水郡。其政嚴猛，好申、韓之術，不假下以權，道路不敢相盜，商人行旅以錢物于大道旁，曰：「以付樊父。」後還，其物如故，道不拾遺。凉州爲之語曰：「游子常苦貧，力子天所富。寧見乳虎穴，不入冀城寺。嗟我樊府君，安可再遭值！」

《晉陽秋》曰：廬陵太守羊舟，疑郡人簡良等爲賊，殺一百九十人，徙謫百有餘人。有司奏舟罪死，以景獻皇后有屬八議，帝曰：「此古人所無，何八議之有乎？未忍肆之市朝，其賜命獄所。」琅琊王太妃山氏，舟之甥也，詣闕請命。丞相以太妃爲言，于是減死罪。既出，有疾，見簡良爲祟，旬日而卒。

《三國典略》曰：齊廣陵太守敬長瑜多受財賄，刺史陸駿將啓劾之。長瑜以貨求于散騎常侍和士開，以畫屏風詐爲長瑜之獻，齊王大悅。駿啓尋至，遂不問焉。

《梁書》曰：南淮侯蕭推，字智進，梁王弟安城康王秀之子。姿貌豐悅，舉動可觀，曆淮南、宣城、晉安、吳郡四太守，所臨之郡必赤地大旱，吳人號爲「旱母」。

又曰：臧厥爲晉安太守。郡居山海，常結聚逋逃，前二千石雖募討捕，而寇盜不止。厥下車，宣風化，凡諸凶黨，皆繈負而出，居民復業，商旅流通。然爲政嚴酷少恩，吏民小事必加杖罰，百姓謂之「臧獸」。

《唐書》曰：李邕，天寶初爲汲郡、北海二太守。邕性豪侈，不護細行，所在縱求財貨，馳獵自恣。五載，奸贓事發。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　馬一匹，及　下獄，吉溫令　引邕談及休咎，厚相賂遺，詞狀連引，敕刑部員外祁順之、監察御史羅希奭馳往就郡决殺之，時年七十餘。